

《读书》创办者、《傅雷家书》《随想录》出版人——范用先生

讲述他一生爱书、读书、出书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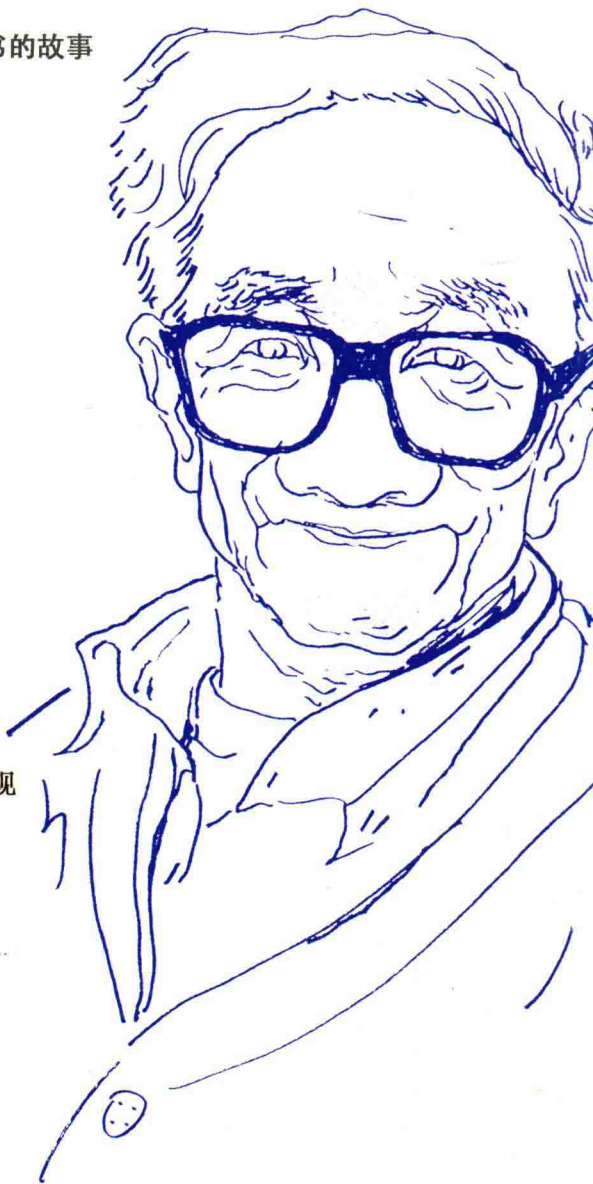
相约 在书店

感谢巴老

怀念胡绳

《傅雷家书》的出版

《读书》三百期 我的读书观



Date with the Bookstore

相约在书店

范用
著

子聪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约在书店 / 范用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921-1

I. ①相… II. ①范…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8865 号

书 名 相约在书店

著 者 范 用

责任编辑 聂 斌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921-1

定 价 39.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乡里故人

最初的梦..... 003

书店..... 010

老家..... 013

柴炭巷..... 015

父亲..... 018

只有一年..... 020

邂逅姐姐..... 029

沙老师..... 035

五十年前..... 041

乡里故人..... 043

最忆儿时吃食..... 046

花生·豆腐·蚕豆·茶..... 048

喝酒..... 053

我爱唱歌..... 055

茶馆..... 057

第二辑 衡宇相望

- 一个小学生的怀念..... 061
- 我与丁聪..... 066
- 漫画家与范用..... 068
- 衡宇相望成梦忆
- 怀念一氓先生..... 070
- 怀念书友家英..... 075
- 忘不了愈之先生..... 080
- 公已无言 遗教尚在..... 083
- 怀念胡绳..... 088
- 心里一片宁静
- 给宝权兄..... 092
- 送董竹君远行..... 099
- 怀念范泉先生..... 103
- 自得其乐..... 107
- 漫画家的赠书赠画..... 110
- 诗人的题签..... 114
- “不朽之光荣”
- 缅怀公朴先生..... 117
- 要是韬奋今天还活着..... 120
- 恩师洛峰..... 122
- 聂耳永生..... 125
- 郑超麟及其回忆录..... 128
- 附录 郑超麟老人最后一封信(罗孚)..... 130
- 感谢巴老..... 133
- 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135

苦乐本相通 生涯似梦中

——悼祖光忆凤霞..... 139

《天蓝的生活》的归来

——怀念罗荪先生..... 142

根在祖国

——我认识的李黎..... 145

读《程门立雪忆胡绳》..... 147

《傅雷家书》的出版..... 149

第三辑 书香处处

买书结缘..... 155

为了读书..... 160

重庆琐忆..... 164

说“油印”..... 168

“漂亮小玩意儿”

——《我的藏书票之旅》代序..... 171

关于《莎士比亚画册》..... 174

“大雁”之歌..... 176

《水》之歌..... 182

在石头城里宣传马克思

——《中央日报》《资本论》广告事件..... 185

我与蒋介石..... 188

长者赠联..... 192

我的读书观..... 195

相约在书店..... 197

办杂志起家..... 201

记筹办《生活》半月刊..... 205

回忆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 209

在孤岛上海出版的三部名著.....	213
第一本书.....	217
读杂书.....	222
得书日志.....	224
书香处处.....	227
谈文学书籍装帧和插图.....	230
《时代漫画》选印本前言.....	233
《抗战漫画》重印本前言.....	235
“我热爱中国”	
——《西行漫记》重印本前言.....	236
《买书琐记》前言.....	239
《爱看书的广告》编者的话.....	241
《我很丑也不温柔——漫画范用》编者的话.....	243
《读书》三百期.....	244
从《新华文萃》到《新华文摘》.....	247
编后琐记(子聪).....	249

第一辑 乡里故人

最初的梦

成为养老金领取者，终于闲了下来。没事东想西想，想得最多的，是童年的日子。从能够记事到现在，七十多年了，童年的事情，还很清楚。唯有童年，才是我的圣洁之地，白纸一张，尚未污染，最可怀念。

甚至还想到老地方看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人打来，疯狂烧杀，我的家烧得精光，那地方早就变了样，可是留在记忆中的，永远变不了，永远不会消失。

那地方，在长江下游，民国十几年，算得上是个像样的城市，有名的水陆码头。

从那里坐火车，可以东到上海，西到南京。江里来往的，有大轮船、小火轮，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帆船。

城里有条河通往长江，跟河道平行的，是条街，两边全是店铺。挨着河的房屋，从窗户可以往河里倒脏水，倒烂菜叶子，河水总是脏兮兮的，有时还漂浮着死猫，一到夏天，散发出一股味道。可是一到夜晚，住在附近的人，热得睡不着，愿意到桥上乘凉，聊天。迎着桥的日新街，酒楼旅馆，妓女清唱，夜晚比白天还热闹。

这座桥叫洋浮桥，北伐以前，往东不远是租界，大概桥的式样不同于老式的，所以有了这么个名字。十几年前，舒告诉我，他的老太爷在租界

里的海关当过“监督”，谈起来，江边一带他很熟悉。

我家只有四口人，除了死掉的姐姐，就是外婆、爸爸、妈妈跟我，我很寂寞；到现在，我想起，还有一种孤独感。

外婆原先在洋浮桥边开豆腐坊，挣了钱，开起百货店，她是老板，爸爸是招女婿，用现在的说法，当经理。

我不喜欢在店里玩，一点不好玩，成天的得得打算盘，买东西讨价还价，烦死人。姑娘们买双洋袜要挑拣半天，说话尖声尖气，我有点怕她们。

那时候，我已经认字，认方块字，拿红纸裁成一小块一小块，用毛笔写上“人”“天”“大”“小”……后来从书局买来成盒的方块字，彩色印的，背面有画儿，好看，我很喜欢。红纸做的方块字送给隔壁的小丫头牙宝，她死要漂亮，学大人涂胭脂，吐点口水在红纸上抹在嘴唇上，血红血红的，好怕人。人家说牙宝长大了做我的堂客，我才不要哩。

后来，上私塾念《三字经》《百家姓》，日子过得很刻板，更加寂寞，只好自己找乐趣，我用好奇的充满稚气的眼光寻找乐趣。

我觉得最好的去处，是对门的那家小印刷铺。铺子不大，在我看起来却很神气，因为店里有两部印刷机，一部大的，一部小的，大的叫“对开架子”，小的叫“圆盘”，是后来到汉口进出版社当练习生跑印刷厂才知道。

印刷机就放在店堂里，在街上看得见，常有过路的乡下人站在门口看机器印东西，看得发呆。圆盘转动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响声，“kelanglanglang kelanglanglang”，蛮好听。三伏天，狗都不想动，街上静悄悄，只听见印刷机的声音。

我每天都到印刷铺子里玩，看一张张白纸，从机器这头吃进去，那头吐出来，上面就印满了字。看工人用刮刀在圆盘上调油墨，绿的跟黄的掺在一起，变成草绿色，红的跟白的掺在一起，变成粉红色。我很想调调，当然不许，碰都不准碰。

后来，上小学了，我有了一盒马头牌水彩颜料，于是大调特调，随我怎么调都可以，开心极了。

我把涂满颜色的纸贴在墙上，自己欣赏。说不定抽象艺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艺术家的，就是这么产生的。

印刷铺有个小排字间，五六个字架，一张案桌。排字工人左手拿个狭长的铜盘，夹张稿子，右手从字架上拣字，他们叫“撮毛坯”。奇怪的是，他不看字架，好像手指有眼睛，能够找到字，而且拣得飞快。我问他拿错了怎么办，他说“不关我的事”，原来另外有个戴眼镜的老师傅专门对字。

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姓庄的同乡的哥哥在一家报馆当排字工人，我常常到排字间玩，跟他做了朋友。我看他一天拣下来累得很，他教我唱一首歌：“做了八点钟，又做八点钟，还有八点钟；吃饭，睡觉，撒尿，出恭。”“机器咚咚咚，耳朵嗡嗡嗡，脑壳轰轰轰，再拿稿子来，操他的祖宗。”原来排字不是好玩的，很苦。

印刷铺地上丢着印坏的纸片，上面有画儿的，我就捡几张。用红纸绿纸印的电影说明书，我也捡。我认不得那么多的字，有人喜欢看说明书，我可以送给他，这也是一种乐趣。

我还捡地上的铅字，捡到拼花边用的五角星啊，小花儿啊，更开心。这不算偷，他们让我捡，不在乎这几个铅字。排字工人还从字架上拣了“伏”“星”两个头号字送我，伏星是我的小名。

我把捡来的铅字、花边，拼起来用线扎好，在店里的印泥缸里蘸上印泥，盖在一张张纸上送人，尽管拼不成一句话，却是我印的。

我把印有“伏星”两个字的贴在墙上，东一张，西一张，到处是伏星，好像仁丹广告。

在这条街上，还有家石印铺，我也常常去玩。印的是广告、京戏院的戏单，字很大。我看老师傅怎样把稿子上的字搬到石头上，还用毛笔细细描改，挺有看头。就是始终不晓得为什么石头是平面的，不像铅字，用油墨滚一下就能印出字来，很奇怪。

那时候，傍晚街上有唱新闻的，边唱边卖：“小小无锡景啊，唱把那诸公听……”唱词也是用颜色纸石印的，两个铜板一张。我买了不少张，攒起来借给人看。

还有一种石印的小唱本，叫做七字语，就是弹词，唱本封面上有图画，花前月下公子小姐，两三个铜板一本。

我看的第一本书，是在家里阁楼上放杂物的网篮里找到的一本《新学制国文》第一册，爸爸念过的课本，油光纸印刷线装，有字有图。第一课的课文是：“夕阳西下，炊烟四起，三五童子，放学归来。”画上远处有两间小茅屋，烟囱在冒烟，还有柳树，飞鸟，两个背着书包的学童，走在田埂上，水田里有条拉犁的牛。这本课本，我看了好多遍，有的课文都背得出来。

八岁那年，不再上私塾，改上学堂，从此，看的书就多了，除了印得很好看的课本，还在图书室里看到《小朋友》《儿童世界》《新少年》这些杂志。到高年级，有两位老师给我看了不少文学刊物，韬奋编的《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也看到了。

打这个时候起，我成了不折不扣的书迷。我找到新的天地。我觉得，没有比书更可爱的东西了，书成了我的“通灵宝玉”。

不幸的是，小学快毕业，爸爸死了，外婆和妈妈没有钱供我继续升学，打算送我到一家宁波同乡开的银楼学手艺。我想来想去，要求让我当印刷徒工，因为我看了《新少年》杂志登的茅盾的小说《少年印刷工》，那个叫元生的，姑父劝他去当印刷工，说排字这一种职业，刚好需要读过小学的人去学，而且到底是接近书本子，从前学的那一点，也不至于抛荒。一本书，先要排成了版然后再印，排字工人可以说是最先读到那部书的人。当印刷工人，一面学习生活技能，一面又可以满足求知欲。还说，说不定将来也开一个印刷铺。

元生听了以后，晚上确也做了一个梦，但不是开印刷铺子，而是坐在印刷机旁边读了许多书。

我也想这个梦。不过后来外婆还是借了钱让我考中学。

我不仅是书迷，还热衷于出“号外”，出刊物，我不知道什么编辑、出版、发行，一个人干，唱独角戏。

十岁那年，“一·二八”日本鬼子在上海开仗。那时候，中国人连小孩子都晓得要抗日，打东洋鬼子。我早就知道“五三惨案”，日本人在山东杀

了蔡公时，挖掉他的眼睛。知道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像大桑叶的地图从此缺了一大块。上海打仗，人人都关心十九路军打得怎样了。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街上叫卖号外。我把人家看过的号外讨来，用小张纸把号外的大标题抄写五六份，送给人家看，不要钱。到现在我还记得写过“天通庵”“温藻浜”这些地名，还有那不怕死的汽车司机胡阿毛。

号外尽是好消息，“歼敌三百”“我军固守”……看了，晚饭都要多喝一碗粥。

我送给想看号外又想省两个铜板的人（两个铜板可以买个烧饼），像茶水炉（上海叫老虎灶）的老师傅，剃头店老板，救火会看门的，刻字铺先生，都是这条街上的，他们挺高兴。

妈妈又生气又好笑，说：“这小伢子送号外，晚饭都不想吃了。”她不知道我抄号外要多长时间，抄错了还要重写。

小学五六年级，我编过一份叫做《大家看》的手抄刊物，材料来源是韬奋编的《生活星期刊》“据说”这一栏和《新少年》杂志“少年阅报室”这一栏。比如，停在镇江的日本军舰的水兵时常登陆“游览”拍照，画地图，警察不仅不敢得罪，不干涉，还要保护，真是岂有此理！又比如，湖北有个地方，穷人卖儿卖女，两三岁的男孩，三块钱一个；七八岁的女孩，顶高的价钱是六块钱；十五六岁以上“看货论价”。我要让小朋友们知道有这样丢人的事情，这样悲惨的事情。

刊物每期还抄一首陶行知作的诗歌，像：“小孩，小孩，小孩来！几文钱，擦双皮鞋？喊一个小孩，六个小孩来，把一双脚儿围住，抢着擦皮鞋。”谁读了心里都很难过，都会想一想为什么？我的同学，就有家里很穷的，说不定将来也要擦皮鞋。

我还是个漫画迷，办了个漫画刊物《我们的漫画》，买张图画纸，折成课本那样大小，用铁丝骑马钉，从报纸、杂志、画报选一些漫画，描在这本刊物上。原来黑白线条，我用蜡笔、水彩、粉画笔着上颜色，更加好看，在同学之间传阅。小朋友说“滑稽得很”“好看得很”，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讽刺，只是觉得夸张的形象有趣，最爱看黄尧画的《牛鼻子》。

这本手工漫画刊物一共“出版”了九期，最后一期，是在“八·一三”以后出的，封面是“蒋委员长”的漫画头像，那时他是领导抗战的。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坦白交代。如果让人知道，还了得。画也不错，给蒋介石戴上德国式的钢盔，好像是胡考的手笔。

一九九二年，廖老冰兄送我一张我的漫画像，写了“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可以说是“婚外恋”。

暑假期间，请老师讲文学作品，我跟几个同学刻钢板，油印“活页文选”，印过夏衍的《包身工》、高尔基的《海燕》、周作人的《小河》、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那时候，书店里卖《开明活页文选》，很便宜，很受欢迎，现在没有人做这种工作，为买不起书的读者着想。

就这样，我异想天开，抄抄摘摘，办起了“出版”，自得其乐，其乐无穷。好在没有人告我侵害版权，请我吃官司。

一九三七年，抗战了，既没有去当学徒，也没有读成书，而是逃难去了。逃到汉口，没想到读书生活出版社黄老板收我当练习生，有饭吃，有书读，不是在印刷机旁边读，而是在出版社读，真是天大的幸福！

在出版社，我还是有兴趣跑印刷厂，喜欢闻油墨气味，看工人排字、印书、装订。我跟工人做朋友，也跟印刷厂老板，甚至老板娘，老板的儿子女儿做朋友。

上海大华印刷厂有位叫“咬断”（咬断脐带，鬼就拖不走了）的工人，印封面让我和他一起调油墨，调得我满意了才开印。解放以后，再也得不到这种乐趣。

跑印刷厂，多少学会一点拣字、拼版、改样的技术。一九四三年在重庆，我代楚云、冬垠编《学习生活》杂志，常常带着校样，来回跑二十多里路，到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车间，跟工人一起拼版，改样子。我一直记得工人领班的名字，叫杨允庸，他为人可亲，十分耐心，校样怎么改都可以。前几年我还见到过他，和我一样，在过养老的日子。

进出版社不久，我写的字，我设计的封面，居然印到书上，小时候的梦

想真的实现了。

周立波从敌后到武汉，写了一本《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他要我写图片说明文字：“小鬼！你来写。”我大笔一挥，写了“五台城外，一九三八·二·三”几个带有隶书味道的字，那是聂荣臻领导的边区政府成立那天的照片。立波说要写娃娃体，我又歪歪倒倒地写了“平津汉奸报广告示例”，是一批剪报的说明。两行字都印在书上，我看了又看，放在枕边，这是我的字吗？简直难以相信，是不是做梦？

立波在书上题了“送给用，立波七月九日”。这本书跟随我六十多年，没有丢掉，成为珍贵的纪念品。啊！一九三八，激情的年代，意气风发的年代，我还是个孩子。如今，立波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也老了。

说是有缘，机遇，或者命中注定吃出版这行饭，都可以。就这样，从梦想到现实，我跟书打交道，过了愉快的一生。

我挨过不少批评，说我干出版不是“政治挂帅”，是凭个人爱好，个人兴趣。我也闹不清，我只知道：要做好工作，没有一点兴趣，行吗？恐怕做人也不行。

上个月，暮春时节，我重到旧地，寻觅童年旧梦。那条河五十年前就给填了，沿河的房子全拆了，现在是条大马路——中华路。我家开店铺的房子还在，现在是一家旅社。此外，无影无踪。

我亲爱的外婆、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站在老地方，我似乎又感到孤独，多么想再听到那悦耳的印刷机转动的声音！

一九九七年，夏初

书店

民国年间，镇江有好几家书店。上小学以前，我没有进过书店。那时只知道看小人书，书摊上租来的，或者跟邻居借的。

念私塾识字多了，就看“七字语”，大概就是弹词之类，油光纸印的，薄薄的几页，两三个铜板一份。卖七字语的，在街上边唱边卖。七字语讲的多是才子佳人，忠臣奸臣，皇帝侠客。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也看不大懂，只是好玩，手上有“几本书”，翻来翻去。像蚂蚁一样的小字，密密麻麻，看多了会伤眼睛。很快我就把它摔在一边了。

可是，哪里有好看的书呢？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是儿童读物。

到八九岁，我是小学生了，开始上书店。书店多在城外西门大街一带。去得最多的是鱼巷那一家，去买上海中华书局的《小朋友》周刊，主编王人路或陈伯吹，至今还记得这两个名字。前天报上说《小朋友》八十周年纪念，它还在出版，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什么样子，我倒还想看看小时候看过的《小朋友》。

再往后，看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郑振铎主编，是给高年级学生看的。镇江有个商务印书馆分馆，卖《儿童世界》。

鱼巷那家书店还卖一折八扣的书和新文艺书。“一折八扣”，定价一元，一折是一毛钱，再打八扣，只卖八分钱，挺便宜。都是翻版书或盗版